

考古工作在新中國的蓬勃發展

夏 鼎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

現今我們全國人民都滿懷着歡樂的心情來迎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召開和第五屆國慶節的降臨。我們的祖國在這五年中各方面都在飛躍進步。這次會議中通過的憲法，更將保證今後的順利發展，並提出了新的偉大任務。在這喜氣洋洋的歷史性日子裏，作為中國的考古工作者，一方面慶幸自己生在這毛澤東時代能夠充分地盡我們的所能，好好地為人民服務；另一方面我們回憶到解放以前的舊日子，便不禁要“百感交集”。像郭沫若院長所說的，我們很慶幸，那樣的時期是永遠一去不復返了(1952年重印本《甲骨文研究序言》)。

解放以前，我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像向達先生所說的，我國考古工作的歷史，也便是反映這樣一個社會的歷史(《新華月報》1卷4期：“過去圖書館博物館及考古工作的檢討”)。不僅是二十世紀初年的帝國主義侵略者以考古調查隊為名，到我國各地陰謀採取我國的機密和攫奪我國的古物，造成我國文化遺產的巨大損失；就是我國學術機關的考古工作，也大多數是在帝國主義操縱之下進行的。當時最重要的考古工作，如周口店的發掘和安陽小屯殷虛的發掘，都是由美帝國主義分子資助和操縱的。同時，在我們國內的考古工作也就養成了一種買辦風氣，以博得外國的資產階級學者的稱道為榮。考古工作的報告和論文，許多是用外國文字發表的，不附中文或只有中文節略的。這些充分表示了半殖民地的性質。

當時的反動政府，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不但熟視無睹，反而與之互相勾結。對於國人的學

術工作，包括考古工作在內，毫不重視，至多不過作為一種粉飾門面的東西而已。考古工作方面，僅有兩三個學術機構附帶地做一點發掘工作，始終沒有一個專設的研究所。各大學中連設有這一門課程的也很少，更說不上培養考古工作的專門人材。這一門科學可以說是寂寞的冷門。

當時的考古工作，不但沒有得到反動政府和社會的支持，反而受到了許多的阻礙和打擊。盤踞在偽中央政府中的重要官僚兼黨棍的戴季陶，便會提議禁止考古發掘。同時地方上的封建勢力又是根深蒂固。有些國民黨的地方政府視古物為地方所有，寧肯讓當地奸民盜掘古物，偷賣給古董商或帝國主義分子，而不肯讓學術考古團體來做科學發掘。有些以盜掘古物發財的土豪惡霸，更視考古發掘工作者為死對頭。在安陽侯家莊西北崗進行發掘工作的考古發掘工作站雖然曾用武裝警衛，但還免不了受到威脅。

這種封建社會的環境，也反映到學術研究的風氣上。室內研究方面，許多人是沿襲滿清遺老的金石學，仍視考古學為經學的附庸，三代以下的古物是不屑一顧的。有些考古發掘工作者也染上這種輕視三代以後古物的偏見。封建思想遺毒也表現在宗派主義和技術封鎖。從事於考古工作的人，本來就不多，但還要分成宗派，各立門戶，有些人還染上了封建社會中行會制度的作風。除了鬧宗派之外，技術封鎖的空氣也很嚴重，不肯多培養後進人材，甚至於根本拒絕認真帶徒弟，自己要留一手。這些都是封建思想的遺毒。

二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結束了這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局面，建立了中央

人民政府，把政權轉移到以工人階級爲領導、工農聯盟爲基礎的全體人民的手中。這五年來，一系列偉大的政治運動，如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等，不僅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剷除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勢力，就是在思想方面，也肅清了恐美媚外的心理和封建思想。同時，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去年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照耀下，國民經濟有了迅速的發展，爲文化事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爲社會主義服務的各門科學，包括考古學在內，在黨和人民政府的親切關懷和積極支持之下，也都在蓬勃發展。並且確立了考古學在目前應該配合國家偉大的經濟建設，而爲歷史科學服務。因之，在過去的一年中，考古工作發展得更爲廣泛，更爲迅速。

去年國慶節剛過後，我曾爲“科學通報”寫了一篇“中國考古學的現狀”（見1953年12月號），敘述了解放以後四年來我國考古學方面的成就，並且預期未來的更廣泛的開展。現在總結過去的一年，知道在這短短的一年中，我國考古學又有了很大的進展。在下面我只舉出比較重要的新收穫（其中有些是1953年的工作，因爲在1954年才發表出來，所以也在這裏一併敘述）。

石器時代方面，1953年冬，於山西汾城丁村發現了一個舊石器時代遺址，是在靠近黃土底部的礫石層中。出土物有粗加打製的大石片，就製造技術而言，似較河套文化的石器爲原始。新石器時代遺址，這一年來又發現了五六十處以上。範圍廣及全國，北至內蒙古（包頭市東門外轉龍藏），南至廣西（全縣盧家橋），東至吉林（吉林市），西至青海（樂都縣）。僅在青海樂都縣境內，便發現了11處之多。較重要的有下列幾處：1953年發掘的河南信陽三里店遺址的下層，出土有龍山式黑陶和圈足彩繪紅陶，可證明在仰韶文化區的邊緣，確有仰韶和龍山二者匯流而成的文化。江蘇淮陽青蓮崗遺址出土有彩陶，花紋特殊，和典型的仰韶彩陶不同，並且也有少量黑陶片。江蘇新沂花廳村遺址出土有骨製魚鏢、骨針，以及與龍山文化中陶鬲陶豆相近的陶器。以上三處，都是前次那篇文章所提到過的，但附有插圖的簡報，今年才發表出來。此外，1954年春，陝西寶雞百首嶺發現有彩陶罐的墓葬，其器形和花紋，

不但與甘肅的不同，便與陝西一般的仰韶文化居住遺址所出土的彩陶，也是不同。但是同出土的素紅陶，仍是常見的小口尖底瓶。

殷周時代文化方面，鄭州的殷代居住遺址，仍繼續發掘。這裏於1954年發現了很清楚的建築遺存。在地層上，可分辨出早晚兩文化層，遺物也可以看出兩期的區別。殷代墓葬也續有發現。這些增加了我們對於殷代文化的了解。西周的遺存，我們於1954年春在西安斗門鎮發掘了兩座墓葬，發現了陶器多件。其中一座曾於1951年被農民掘出有銘文的銅器。戰國時代遺存，1954年鞍山市曾發現燕國居住遺址，出土有明刀錢及鐵製生產工具。熱河興隆縣曾發現了戰國時代有字的鑄造農業工具的鐵範70件，使我們對當時農業和冶鑄技術有進一步的了解。戰國時代墓葬發現較多，最重要的要推長沙近郊。1953年7月長沙仰天湖在一座木槨墓中發現大批竹簡、彩繪木俑及雕花板等。1954年6月，又在長沙左家山發現了一座完整的戰國墓。出土物除了普通的陶器、漆器和銅器之外，又有一副絲織服裝的革履，劍鞘俱全的銅劍，裝劍的木櫃，裝有箭的箝，裝有法碼、天平、籌碼的竹笈和一枝長約5寸的毛筆。1953年冬間，鄭州二里崗發掘了十幾座無蓋的空心磚墓，出土有戰國式的陶製鼎豆甗以及銅帶鉤、璜形銅飾（橋梁幣）、料珠等，時代是戰國末年，但也可能晚到西漢初年，是漢代這一帶流行的空心磚墓的原始型。1954年夏初，四川寶成路沿綫的昭化寶輪院發現了十幾座用獨木鑿成的木棺爲葬具的墓，出土有秦半兩和所謂“巴蜀式”的銅兵器（劍、戈、矛、斧等）。從前對於這一類型的“巴蜀”銅器，無法確定其年代，甚或有疑其全部出於偽造。這一次的發掘，確定它們是從戰國晚年到秦漢之際的東西，解決了考古學上一個懸案。

漢代的物質文化，這一年來在西安、洛陽、長沙、廣州、鞍山等各處，都繼續有好些漢墓發現。重要的發現值得特別提出的有下列幾處：1953年11月廣州郊區發掘了一座完整的漢代木槨墓，出土物有木車、木船、木俑、陶器、明器、漆器、王莽錢、水晶和玻璃串珠、綢絹殘片等。1953年12月，湖南衡陽蔣家山清理了一座漢墓，出土物有金錠、陶器、殷代的銅觚和爵杯等。漢代墓中發現了殷代銅器，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實。

1954年1月河北望都縣清理了一座有彩繪壁畫的磚墓，描繪有墓主人的侍從人物等，時代屬於東漢晚年。1954年3月，清理了山東沂南縣的漢代(?)畫像石墓，有大批的刻着故事、神話和社會生活的畫像石。1953年冬，山東梁山縣後銀山村也發現了有彩繪壁畫的漢墓，尚未清理。1954年春，在洛陽西宮小屯村一帶發掘出一座古城，城垣至晚是漢代所建，當即漢河南城，但一部分可能早到東周。城內有漢代、戰國及春秋時代的灰坑。周代的王城或許便在這城垣的範圍內。這是我國古城發掘的一個開端。

六朝隋唐的遺蹟，佛教藝術方面，1953年10月，在河北曲陽縣修德寺故址，發現了2千餘件造像和殘片，是從北魏至中唐的作品，增添一批極重要的雕刻藝術史上的資料。古建築方面，1953年在山西五台縣的李家莊，發現了唐建中三年(782年)建築的南禪寺，是國內現存的最早的木構建築，比五台山佛光寺更早75年。墓葬方面，這一年內最重要的是在西安及咸陽所發掘的北周隋唐的古墓，出土物有墓誌和精美的陶俑。有幾座墓還有彩繪壁畫。隋代一位做過突厥使的段威墓內，還出土有一個東羅馬金幣，是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資料。

三

這一年來我國的考古工作，由於上節簡單的介紹，可以知道是有很豐富的收穫。更重要的是這些收穫很快地便和人民羣衆見面。1954年5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主辦的全國基本建設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覽會在北京歷史博物館展出。這是一件多末令人興奮的事情。這在過去反動政府時期是根本做不到的。這個展覽會將解放以來各地

基本建設工程中出土的16萬餘件文物選擇了3千餘件加以陳列。時代由舊石器時代直至明末，地區廣及全國。這種展覽會可以起很大的作用，既可引起人民羣衆對於祖國古代文物愛護的心理，又可進行愛國主義的教育，使大家認識到祖國文化的流源長遠及其優越性。

這個展覽會也充分地表現出各基本建設工程部門對於文物工作的重視和支持。而這一年來，有些基本建設工程部門和文化部門作更進一步的密切聯系，將關於工地中發現古蹟古物的處理辦法，訂立了協議書，以便充分地合作。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另一件可喜的事情，是考古工作者隊伍中新力量的生長。這一年來各地的考古發掘工作，大部分是有前兩年考古人員訓練班畢業學員參加的。這一年來所發表的發掘簡報也有許多便是他們執筆寫出的。在實際的野外工作中受到了鍛鍊，他們逐漸提高了業務水平。1954年夏間所舉辦的第三屆考古人員訓練班又調集了一百多名的地方文物幹部來北京訓練。在北京大學經過了一個多月的課堂學習後，現今正在西安市做野外實習工作。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今年開始有了畢業生。高等教育部今夏又決定全國各綜合大學歷史系可以添設考古專門化，只要是教學的條件具備。這些新的力量的生長，是值得我們欣喜的。

現在公佈的憲法，一方面保證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改造，另一方面又保障公民進行科學研究等文化活動的自由，並給予鼓勵和幫助(第95條)。我們相信配合國家基本建設的考古工作，此後更將飛躍地發展起來。我們保證要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爲着祖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而努力做好我們的考古工作!